

集部

震澤集卷十三

明　王鏊　撰

序

匏菴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難於典則雖然醇與則可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其必由養乎是難能也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吳公官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播中外公既卒其子

中書舍人爽刻其所謂家藏集者授予請序予嘗竊評
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作豐之千言不見其有餘
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為詩興寄閒遠不為浮豔之語
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得公之深也兹復何言
乎獨念公生頗好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
自著乃獨異焉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
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明興作者代起獨
楊文貞公為第一為其醇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

知所先後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所以自託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於彼者與予獲從公久每以道義相劘切其於序有不得辭公所著自當信今傳後云家藏者謙也詩諸體凡三十卷序記碑銘雜著四十卷

贈南京兵部尚書林公復官序

昔之識者常以一人之進退占天下之治忽方逆瑾柄朝濁亂海内泉山公以直道不容去及逆瑾伏法公道

大明泉山公以論薦復舊銜然則公之進退非可以占吾道之隆替乎公子利瞻來守吳郡郡之士夫皆作歌詩為公賀予以為公今日之進固可賀不若前日之退可賀尤大何也方瑾勢盛士之頑頓無恥者或望塵乞哀或媚竈祈進或脂韋其間以求容甚者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揚揚自以為得也不三四年則誅則殛則流則削向之赫奕者今皆安在而公之官則已復矣然則貪榮嗜進者將以何為而作奸害正者亦復何益公獨先

事去之瑾不得而榮辱也故曰可賀尤大夫君子之自守一於義一於義進亦榮退亦榮退而榮者何也中無所媿焉耳小人則不然進亦辱退亦辱進而辱者何也中有所媿焉耳公於進退之間色無慍喜而吳人必欲一賀者賀吾道之泰也予與公同在翰林有同官之雅在吏部有交承之分于今郡公又有邦人之義又安能無言耶

蘇郡學志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於海隅而蘇學獨名天下於是吾友蔡君惟中始爲之誌惟中之言曰蘇學剏自宋景祐魏國文正范公割地爲之而安定胡先生實為之師今去二公五百餘年高風遺烈猶一日也且其地故為吳越廣陵王元璙之南園特幽且勝由今觀之大成之殿明倫之堂尊經之閣高壯巨麗固已雄視他郡其間方池旋浸突阜錯峙幽亭曲榭穹碑古刻原隰鱗次松檜森鬱又他郡所無也況自宋以來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

臣碩輔亦多發蹟于斯則其盛豈獨地哉夫物盛則必傳盛而不傳蓋有之矣則以無紀籍故也昔四代之學見於戴記魯之泮水詠於詩蜀之學官紀于史今吾學之盛於四代雖未敢望於魯於蜀豈遽出其下哉而紀籍獨闕昴誠不佞少游於玆窮搜細勘得其顛末彙為四卷間以示予予蓋與君同游于學者也嘉其志之勤且郡之文獻有足徵者故為序諸首惟繼是而司敎有若安定者人才之出有若文正者吾且老矣尚當嗣君

書之

重刊左傳詳節序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畿學政黄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敘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

為文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産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埸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夷裔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郯子駒支季札聲

子沈無戌遂啓疆闥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剩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為史者尤多法焉嘗竊論之遷得其竒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

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蓋幾于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為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瓜涇集序

瓜涇集者集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公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齒先於予時同年三百人

予獨善公且相約為古文詞志甚銳務追古作者為徒相與劘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予每詘焉自以為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山東之寧陽地辟務簡益肆力於學及官武選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藩于浙于嶺南于湖襄最後以御史中丞廵撫齊魯所至不獨以政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公闊焉久不聞問弘治末公上䟽謝政事予亦旋自内閣告歸適復聚首吳中

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餘年矣當時社友幾其存者其存而復會於茲獨公與予也亦且老矣寧復往時意氣之盛然公遇事感觸必有作作必以示予顧予學殖荒落不復能一一追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為恨近世士爭治文詞以干科第既得第則遂棄去如弁髦蓋以時之進退升絀不在是焉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於天性者哉固宜其所得之深且邃也而何可使其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弟季止裒類其詩若

文得若干卷刻之而予爲之序公名源字仲山瓜涇其所家處也

贈謝封君序

昔元自沙漠入有中夏一時義士多不願爲之臣若文山疊山二公精忠大節百挫不回尤炳燿於兩間予少讀二公集偉其詞壯其節思識其子孫然自元百年間於謝獨未有見焉頗聞謝之先家弋陽深山長谷風氣完固有山泉禽魚之樂橋包竹箭之饒自足而不願乎

外邪將猶抱前人之志義不帝秦者邪明興百餘年至今封君始欲自試於時然七舉不第晚判桂陽仕亦不達子琛始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卓然能舉其職於是桂陽進封監察御史琛旋進淛江副按察使持節吳中水利諸軍事謝氏至是始顯矣大凡物之晦也久其發也必光木悴於秋華於春水涸於冬溢於夏謝自晉太傅獻武康樂高標雅韻輝映江左涉五季而晦至宋則又顯涉元而晦至我朝則又顯出處之際蓋合矣封君始

判桂陽實有遺愛於民憲副來位南服勤於吏事而庶政具脩嚴於風裁而貪猾歛避傳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見謝氏之光昭前人又將自今始矣

重刊唐六典序

昔在孝宗詔修會典臣鏊與有職竊伏自念蒐一代之制著之簡册以為後法固非譾薄之所堪任思得古之作者師焉庶體裁有則而本末不紊三代之制莫盛於周周禮聖人作也未敢遽議周之後莫善於唐唐

有六典竊不自揆或可追而倣之而世無刻本間於中秘得其書伏讀玩繹手録以歸而議中格亦會遷官以去乃藏之篋笥孜孜於今殆無所用之浙江按察使潼川席君同文不知何自得之而意獨嘉焉捐俸命工刻之蘇郡未竟陞任去繼其任者為嘉魚李君立卿實成之且以序屬鏊曰六典自公而傳非公則誰序者鏊曰國家官制則象周官於唐制固若未暇而亦未嘗遺之盖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叅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

顧猶尚書省之舊而內閣則隐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衆職品爵勳階以叙羣材尚多唐舊則居其官攷其職謂無所用於今可乎且非獨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祁論唐制精密簡要曾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煩而實備葢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則未知後有作者亦將有取於斯乎而二君子惓惓翻刻意亦有在於斯乎

游名山記引

吾少也有四方之志思欲如司馬子長縱游天下以大吾觀及官侍從地近職親雖燕南諸山未獲數至焉今玆告歸謂可如志而耄及之雖吳中諸山未及徧游焉靜言思之蓋未嘗不以為嘆玄敬乃能以使事聘四方歷月終南之顛過首陽挹夷齊之高風登華山弔希夷蛻亟登嵩山憩少林寺濯驪山溫泉入王屋扣司馬子微之扃三門砥柱龍門伊闕皆極天下壯觀近如兩京

畿甸諸山皆遐探邃討搜竒抉怪而又能以文字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若身至其地者可謂善游而能言者矣然吾與玄敬約如天之福假我以年吾方與子扎㳙長江觀廬山瀑布浮沅湘上岳陽樓望衡岳窺瞿塘三峽歷劒閣岷峨入關中覽秦漢故都還登泰岱慨想七十二君之遺封南出武林觀淛江潮上會稽探禹穴佇子陵釣臺歷天台鴈蕩至武夷欵羅浮上韶石望蒼梧九疑而還子肯從吾游乎雖然太湖有山焉是為

洞天福地願子先之

春秋詞命引

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若魯羽父請薛侯晉陰飴甥對秦穆公知罃對楚共王簡而莊若臧文仲對王使周景王責晉人爭閻田巽而直若鄭人告楚將服于晉子產對晉問入陳對士文伯壞垣游吉對楚使雖或發于感憤然猶壯而不激若晉狐突對懷公解揚對楚子太叔儀對衛獻公居而不撓若展喜對齊侯吳蹶由對楚子齊國佐對晉詞窮矣然且文

焉遁而飾若王子伯駢告晉王子朝告諸侯晉韓簡請戰偽而恭若鮑叔告魯請管仲伯州犂對鄭子羽楚遠越請宋華向誣而近正若晉呂相絶秦叔魚歸季孫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謇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稡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震澤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潘河

震澤集卷十四

明 王鏊 撰

序說附

贈鴻臚卿毛公序

貞甫將之南京鴻臚卿之任人或曰吾聞君子出有爲出處有爲處正德初元朝埜救寧環齊魯之疆無狗吠之警公於時未見有不合也而毅然以歸今之時似非昔之時也自逆瑾構亂大盜起齊楚趙魏間蔓延吳楚

蜀與江西相煽繼作邊兵亦乘時入雲中甘涼自是公私殫屈中外蕭然疲敝此范文子之所深憂賈誼之所太息者也而惴惴然以往出處之際固如是乎誠世之所未喻也而予獨知之臧文仲之言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夫君子抱負所有亦欲少試以自見於天下豈忍泯泯沒沒自同於木石哉顧時方無事衆皆競進寧退而就閒時或多虞世復我以又安敢以自佚公素負濟時之略縮手傍觀鬱而不得施者久矣當今急才之際用人

者安能遺之公亦安能晏然終堅卧不起耶公行矣樹建勲業以佐明時無若深源之負素望也其必若謝安石乎若予則甘老林下矣

嘉善志序

設官分治古也略而令也詳吳粵於秦漢皆會稽郡已乃别爲吳郡已又析爲嘉興爲松江而嘉興近又析爲嘉善設官分治斯不亦日以詳乎夫山川土田古今非有異也而風氣日開戶口日滋貢稅日增人才日盛則

其建置不得不曰詳以密建置曰密則其有離合損益
升降盛衰亦安可無紀無紀則後世曷以考乎此倪君
公在嘉善縣志所以作也君登戊辰進士給事門下華
且要矣俄左遷而爲丞茲邑適振武張君煥知縣事推
誠相與乃共立法更化嚴保甲之法厲魚鹽之禁毀淫
祠設義冢立社學又立清風院以崇往哲又以其閒成
斯志昔之爲丞者嫌不可否文書行漫不知何事君以
諫官左遷不少挫抑乃更奮勵勇於自立要乎古之丞

而張君又能同心相任以成其美予於斯志旣有感乎古今設官之異又嘉二君之為也因附書之

金山衛志序

國家武備之設西北最重東南若無事焉然而海島諸國乘潮出没瀕海之民時被毒螫國初葢常患之因命安慶侯即華亭之篠館築城置戍城成隱然與海中金山相直故名金山衛相傳昔周康王東遊築城鎮海其後宋武帝吳越王鏐皆嘗城之其地西抵浙之海寧北

抵吳淞江東南際大海而襟帶淮南諸郡朝命揚州等處備倭揔兵每駐節焉自宣德至今百餘年間島夷晏然雖巨盜間作旋亦授首非以守禦得人故耶正德某年張君文光以都指揮僉事來涖其任久之政平盜息乃曰令郡縣各有誌衛乃獨無茲衛東南巨障事多可書而世無聞焉使後世有杞宋無徵之歎吾恥之乃咨詢故老蒐輯異聞得遺事若干彙為六卷予得而閱之則古今沿革升降與夫城池之卑高場堡之遠近烽堠

之跡窖儲峙之盈虧行伍之羸縮操閱之勤惰屯田之

蕪墾將校之賢愚勇怯皆可考而知則斯誌也謂為無

益可乎後世益將有徵焉文光武臣而能以廉自將且

汲汲於文事可謂知所重矣予故為序諸首

容春堂文集序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暢文如韓柳可謂

嚴矣其末也流而為晦甚則艱塞鉤棘聱牙而難入文

至歐蘇可謂暢矣其末也流而為弱甚則熟爛萎薾冗

長而不足覰葢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縦惟意所之嚴而不晦也暢而不浮也文而至是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董南畿學政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為户部侍郎無錫邵公之文甃山葢嘗師焉將梓刻以傳唯先生序之初予承乏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余舟中出所著示予固以超然脱去凡近其後予官于朝公亦敭歴中外恨不能即而友之亦未克沃而忘之也今兹予告歸公亦歸卧無

錫地孔邇而亦不能朝夕數數獨時得詩讀之體裁簡重與寄閒遠未嘗不改容歛歎而恚不可多致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用力於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並之不爲近世之詞而已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文焉師曰是非予所及知雖然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其古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亦有不似者何師其意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似韓此善學韓者也所謂嚴而不晦者也公年未及懸車當朝廷

渴賢之日公將復起大見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章之出將日富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以是題其首併復侍御君何如也

重刋王逸註楚詞序

楚詞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黄勉之所蓄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選窺見一二思覩其全未得也

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爲之盡廢復何以是編爲哉余嘗即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之所及者然予之懵也若天問招寬諸怪奇澁讀之多所未解及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予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之長哉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予因思之朱子之註此詞豈盡朱子說哉無亦因逸之說參訂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

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葢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則註疏之學亦何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絶之此自拘儒曲士之所爲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詞有高下以其古也因亦不廢雖然古道之湮没于今獨是編也乎哉孰能追而存之

申鑒註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

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懷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葢有志於經世者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不免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

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有罕見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經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問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恍㫖雖然恍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之乎勉之之註豈亦有所感而爲之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以其學出而效用當炳焉赫焉流聲於明時尚何恍之慕哉

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

正令覩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
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鏗春麗至是歸工抉經執聖皆
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
惟古於詞必已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前人不取
悦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翺張籍從
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
正何歟余謂昌黎爲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翺
與籍得其正而翺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

乎則持正可之之文亦豈可少哉予既刻可之文而持正未遑今世庸乃能嗣吾志而梓之予嘉其仕優而不忘學又不忘其世裔之所從出也爲序其端

送袁山人序

有爲青烏之學者袁子來自宣城爲余卜壽藏於洞庭之陰行三日得之圖以示余曰是爲氣之來氣之止是爲閉闔是爲衛護是爲蜂腰鶴膝爲蟬翼爲蝦鬚爲旗鼓爲印爲金魚袋葢全氣之地也余曰一氣磅礴流行

兩間子獨何以得之曰氣無形因形以見勢之所起氣隨而始勢之所終氣隨而鍾吾原其起乘其止審其廢擇其相避其害非有天星地卦之說也曰吾聞尋龍易定穴難子獨何以定之曰余以倒杖之法定之何以為倒杖也曰公劉之詩不云既景乃岡又曰景山與京周禮匠人樹八尺之槷度日出日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此吾倒杖法之所從出也夫氣之來也有俯仰正仄緩急强弱逆順吾以杖法迎之逆取其

順順取其逆聚取其散散取其就急取其緩緩取其急浮沉呑吐加減饒借依法裁之毫髮不爽此杖法之妙也昔者楊筠松有七十二杖法廖禹有四例八杖劉氏有十二杖予為天綱後人得家傳之秘遂合三家之法而一之識者觀之卦例之說可遂廢矣乎故曰既明倒杖之法方知卦例之非予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地乎受命于天卦例之説非也子之法豈能遂易之曰非所知也奪神功改天命吾聞之郭景純而景純亦莫

之逃也語云穴本天成福由心造則又存乎其人君名德字宗善號松月云

送工部正郎蔣君掄材還朝序

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皇帝若曰於乎惟天全付所覆於皇明衍祉承慶在予一人玆予未知獲戾於上下天降之災怵惕惟厲思免厥愆唯是先皇内朝所以基宥密者予安敢不祗復乃命官采材於四方於蜀於黔於湖湘命大臣往統之於閩於粤於江右又命官分理

惟巨材之生多遐荒絶徼梯巖凌壑無翼而至董是役者緩之則怠急之則怨不怠不怨材克用集而民忘其勞若蔣君舜臣之于閩浙其庶乎君且還朝嚴州通守薛君昂遠走使求予言爲贈昂余故人也不能辭余聞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外朝象天市也治朝象太微也內朝象紫微也其亦重矣今天心仁愛薄示厥儆上下協力遂克奏成而蔣君預有其功斯亦偉夫余因是有感矣楩楠豫章礧砢千尋之名材老於大山長谷其亦

何心於世用也一旦遭時之需遂起爲清廟明堂之用輪囷金碧奐赫無窮不知人之遇乎材耶材之遇乎人耶雖然大山長谷之中有所謂賢才者焉厥材礧砢可以柱明堂梁清廟者多矣將誰使叙之余因薛君之請遂書以爲使歸之獻

東萊滕氏族譜序

人之生也必有所始不可不知也而世次漫衍支分派別亦不可得而盡知也於乎昔之不紀今無以據今之

不紀後將奚傳吾恐後之不知今亦如今之不知古也此譜之所以不可無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所貴乎學士大夫者非以其能知所自出乎不然與禽庶奚擇焉知鎮江府東萊滕侯謐出其族譜二冊授予曰吾家本汴人宋靖康間始祖以武功大夫佐定海因家焉後又徙東萊載其聲光世有聞人今自十五世合爲一圖葢大宗之法也又五世各爲一圖

小宗之遺也願公序之以示我之後人使無霣隊諡之望也滕之光也自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金元以來文獻蕩然無遺人貿貿焉莫知身之所自出於斯時也有能紀載先世而不迷其所自出若滕氏乎固君子之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吾又安能已于言哉然吾聞滕之世遠有代緒文王之子叔繡始封於滕所謂郜雍曹滕者也漢明帝朝有九江都尉撫三國時有丹陽太守胄宋

有中正元發宗諒皆名臣宗諒范文正公所爲誌其墓者也誌稱宗諒河南人非與東萊同所出乎而可遺耶又有諱茂實者靖康之變縶於金首可斬冠不可易有諱膺者方臘之亂身可殺城不可破其精忠大節耿然天地間若是者所宜大書特書爲兹譜重而侯爲政京口政聲流聞亦當嗣書之後之人有善焉亦當嗣書之將不一書而已也然則中原文獻之傳其不在兹乎不在兹乎

雲水詩集序

雲在天水在淵其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也雲在天曾無意於水水在淵曾無意於雲而雲水之相遭也溶溶沄沄粼粼囷囷浩瀁推移升降浮沉或合或分或吐或吞吾不知雲之爲水耶水之爲雲耶雲與水爲一耶爲二耶無錫華某生而好道清癯鮮潔凡世人之名場利苑愛河慾海皆不能染焉棄其妻子來林屋山中獨居三十餘年往來興福寺博參內典人疑其爲僧而非僧也

酷嗜參同契悟真篇默坐内視求長生不死之法人疑其爲仙而非仙也時亦不能忘情作爲歌詩葢無意於言不能不言而自成其言人疑其爲詩人而非詩人也雖予亦疑之曰其殆匡章之流乎間嘗與之游久之出一編以示余曰雲水集余讀之數過曰其雲水道人耶然吾有問焉雲與水相忘而相合者也心者其水耶水静則明明物者其雲耶雲過則空空生明耶明生空耶參同契之言曰原本隱明内照形軀三光陸沈温養子珠

髣髴大淵乍沉乍浮若是者其亦雲水相遇之謂耶雲水道人必能爲我言之詩凡若干首

愧知說

古之君子其於人患不知也知之患不在其位也苟知其人在其位則不患不能行矣故鮑叔用則舉管仲王陽用則舉貢禹龔勝用則舉龔舍蓋唯其賢而已人不曰其友也以爲疑已不曰吾友也以爲嫌甚者其姪其子亦無不可舉當是時豈直無法耶後世道衰人不能

自信上之人亦不信人而信法操縱闔闢要皆如法而止是故見賢焉有不得舉見不賢焉有不得去舉於禮部者探策而求選於吏部者貫魚而進或於法外焉稍出意見則人且議之而夫人者亦自以爲嫌而不敢出其意見有一日之長焉雖知其不肖不得而遺也有一日之拙焉雖知其才且賢不得而取也曰法也非我也於戲豈不過甚矣哉所謂法者豈不欲得人乎而若是焉何哉吳君鳴翰少與予同學其詩篇字畫有晉唐之

風其文非近世之所謂時文也予謂空冀北之羣非君耶壬子秋予主試應天殫心竭力於時之才自以無失也揭榜而君名不預於戲永叔之於劉暉子瞻之於李豸去取之間果有非人力所及者其將謂之何哉然君不以是辠予其意曰有法焉非子之過予之所以自解者亦曰有法焉非予過也而平日所謂知者何如哉君之才固非久湮於下將必有識者焉揠而拔之而予於此莫知所以爲贈也獨自識其愧如此

鐵柯說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與淸初爲御史或贈之古印章曰鐵柯公因以自號人皆呼爲鐵柯而莫知其義也予盇知之因爲之說鐵柯者何御史中丞劉公所以自況也曷爲以鐵柯自況王者遣將親授之斧御史出廵衣繡持斧斧以斬伐柯其柄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木爲之云鐵柯者何爲其勁也斧以斬伐利莫加焉柯鐵爲之勁莫加焉利與勁合殆純乎剛者也公盇

於此比德焉君子依乎中庸不爲已甚何賢乎剛而取之剛爲陽爲明爲正爲果決柔爲陰爲闇爲佞爲退縮剛柔雖並用世之柔者比肩剛者不一見也則剛其難乎故獨取於剛也言不剛則囁嚅行不剛則縮朒氣不剛則萎薾亦何以當大任任大事哉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然則公之所以比德者何公葢以風裁自持希古所謂剛者焉故以是贈之也而吾所以贈之者異於是吾所以贈之者何曰高明柔克沉潛剛

充

王良貴字說

崑山王君用虔名其子曰良貴予爲字曰邦譽告之曰今夫舉世之所以汲汲於求貴者何哉貴誠有異焉耳纓冠冕飾於首者異也帶裳黼黻飾於躬者異也府寺臺閣其居第異也輿從呵護其儀衛異也怒刑喜賞其權力異也若夫所謂良貴者則何異哉是故舉世營營唯貴之爭而亦有孰知有良貴者乎乃翁獨以良貴

名若所思有非夷者矣雖然若亦知良貴之有異乎仁義足乎心發乎言語溢於顏面達於肩背手足而聲譽施於人粹如也蔚如也如斯而已其亦有異乎無異乎顧人弗察焉耳有察焉其能以此而易彼乎是所謂以道充爲貴也於世所謂貴其將有弗願矣乎而亦有不得辭者孟子曰修天爵則人爵從之

吳𥢢字嗣盛說

天官少宰吳公名其冢子曰𥢢字書𥢢盛也詩曰路車

有奭又曰蘇軨有奭予因告之曰物莫不期於盛而盛者每難乎其繼雖然亦存乎其人焉世之所謂盛者非祿位勲業之謂乎漢之時有若韋氏平氏俱父子宰相楊氏袁氏桓氏或四世五公或四世太尉或父子兄弟代爲帝師唐蕭氏宋韓氏吕氏皆以相業世其家何其盛且能繼也將必有道乎故曰存乎其人焉少宰以文章德行重一時可謂盛矣奭温然緼藉遜志敏學其殆能繼乎予不能無望也昌黎公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

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故因其名稱其材重其望字之曰嗣盛

樂全説

王子歸自内閣日消揺乎洞庭之野名山福地無弗登也澄波激湍無弗泳也懸崖怪石無弗題也有進而問者曰子何樂於是與始子之居廊廟也翺翔乎紫微陟降乎文陛一人毗之百僚師之四海睎之而子慼慼乎其若憂今之歸也窮山荒野木石之與隣鹿豕之與侶

而子超超焉其若有樂也子何樂於是歟王子曰若欲知吾之樂乎吾之樂吾不能知若又安能知之吾不能自言又安能為若言之雖然試語其概莊周氏之言曰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全者孰全哉全天乎全人乎全人者有所樂而樂之者也全天者無所樂而樂之者也全人者得則喜失則悲全天者不然貧亦樂富亦樂出亦樂處亦樂無入而不自得焉無入而不自樂也是故觀於天見日月星辰煙雲風雨霜露之變山嶽之峨江湖

之流樂也觀於人見衣冠宮室城池庠序獻酬登降絃誦歌詠樂也觀於物見草木之榮悴開謝鳥獸之鳴嗥魚龍之飛泳樂也然其樂果在是乎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有不在簞瓢陋巷者浴沂舞雩曾皙之樂也有不在浴沂舞雩者然則顏曾之樂可得而言乎吾不得而言也非唯吾不得而言雖顏曾亦不得而言也夫是之謂至樂而豈外物之謂哉故曰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自夫人者以軒冕爲樂夫以軒冕爲樂則必

以軒冕爲憂而又何樂乎吾之樂雖未及乎顔曾則非軒冕之謂也又非山水非風月花鳥之謂也曰洋洋焉踽踽焉俯仰乎宇宙之内不知天地之有我我之有身也身之有心也不知果樂歟非樂歟果全歟非全歟問者曰是非吾所及知也試問諸顔曾氏

森甥字說

予妹歸南濠葉元在氏有子甫二歲問名於予予爲名曰森何以謂之森也子不見夫種樹者乎其始生也閉

以重藩培以沃壤漬以甘泉則其木森然長茂矣予欲爾子之長茂也故名及予乞告復歸自翰林森則頎然玉立且將冠矣問字於予予爲字曰君玉何以謂之玉也子不見夫種樹者乎其旣盛也鼓之以雨風飽之以霜雪磨之以歲月則挺然剛勁矣吾欲爾子之剛且勁也故字森乎吾願爾以仁培之以禮閑之以詩書漬之鼓之以聲華飽之以世故磨之以事業厚其積以希其光大其器以充其受則明堂廣厦之構將不能舍子而

他求矣

澹菴說

歙之潛川有人焉春秋八十而有童孺之色人異之曰翁其有道者耶翁曰吾野人也何道之有雖然有一焉語云非澹泊無以明志故吾於澹未甞一日忘焉今吾之壽也亦唯於澹焉得之子亦知人之有心乎心者神明之舍中不容物而夫人者醲於滋味醲於聲色醲於貨利與名於是乎得也失也是也非也利也害也紛焉

自外以入於是乎憂也喜也怒也懼也愛也惡也紛焉
由中以出出入爲構日與心鬬而心憧焉悴焉而弗寧
夫心猶水也撓之則沸沸則神去汩之則濁濁則明去
神明去而身從之吾於是一切潛焉交物於前而不留
是故吾視之若無視也聽之若無聽也事之若無事也
吾日與物接而吾心湛焉不動不動則清清則明明則
久而不衰是故能壽也吾又何道之有君子曰翁其善
養心者耶故爲說而傳之翁汪姓相其名

震澤集卷十四

震澤集卷十五

明 王鏊 撰

記

五湖記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幷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

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吴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吴吴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乗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吴録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

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禀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皋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峯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邐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㝡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㝡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㝡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碁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黿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爲大長沙之西衝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

南三山㕟山澤山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没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矶小矶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𦇎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爲三峯稍南大隨小隨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

且止者曰南烏北烏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
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横山之東曰千山紹山曰
曈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
爲粥山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杵山
曰大竹小竹與衡山近若物浮水西可見者曰長浮瀕
頭浮殿前浮與黿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黿山有二女媠
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巀嶭玉柱稍却金庭其南爲
峧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

若老人立石公石虵石公石最竒與黿山黿山南北相對曰鼉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隱若見曰鷺籃東洞庭之南首鋭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苧浮又南爲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蒻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横者曰石牌是爲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登莫釐峯記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峯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

巃嵷斗起層波矗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戌予歸自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峯寺僧進曰是所謂莫釐者也文振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顛至乎絶頂而休焉天若爲之寛地若爲之闢西望吳興淛㵎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卞山也北望姑蘇横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屠亭亭曰靈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明麗帆影出没若有若無盞七十二峯之麗三萬六千

頃之奇皆一覽而在曰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踞石賦詩久之暝色四合微月破林湖光頫洞崖壑黯黮迺相與循舊路而歸焉語有之不登高山者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莫鶩猶爾況所謂泰岱恒華者哉予以是知學之無窮也故記之

靜觀樓記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最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湖心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員嶠者湖

山之勝於是爲最樓在山之下湖之上又盡得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邐迤有若巨象奔逸驤首還顧遂分爲二一轉而南爲寒山鬱然深秀樓枕其坳一轉而北復起雙峯亭亭如葢末如長虵夭撟蜿蜒西逝西洞庭偃然如屏障列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没於波濤之間烟霏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奇矣自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岳陽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峯而已若

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峯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兼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知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誠樂之而患其難值也迺於是樓焉得之又幸其不界于通都要津適值予故土予得專而有之豈天設地造特以為拙者之適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而為之記

黄公山釣臺記

弘治壬子嘉魚李世卿考室乎黄山之陰廣東陳白沙

先生題之曰黄公山釣臺有詣世卿而問焉曰何哉君所釣者果在魚乎昔太公釣而得文王子陵釣而得光武子之釣豈類是乎世卿曰吾所釣者非緡非竿非鮪非鱣終日釣焉無所釣也是吾之釣也餌且不設而何有於魚魚且不存而何有於名與利於是其伯氏茂卿方爲大理寺副曰盍歸乎吾將釣乎黄公之山遂解官去天下之士聞而高之頃年白沙以德義文學聳動海内天子虚已召焉至則授以侍從中外動色以觀其所

爲而白沙終去不顧世卿徒步萬里往從之游不復肯
舉進士茂卿舉進士官大理甫三歲竟去豈白沙之門
則必以不仕爲高乎賢者出處固非世俗之所能知哉
予又安能言之予獨患世之紛紛奔利死名莫知還返
而夫人獨超然物外揚子云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賈
子云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於戲吾安得
從斯人者游乎姑爲記於臺上

黄陵岡水神祠記

中國之水河最大其汎濫潰溢所至郊隧園田官亭民舍盡爲洪流所去則洪流復爲平陸若有神焉司之故諺謂之神水漢人亦云江河之決皆天事非由人力昔禹治水不成過衡山夢滄水使者授金簡玉字之書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以石函之文其事頗不經然書云天迺錫禹洪範九疇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葢聖人之誠上通於天天迺祐之其動乎思慮發乎夢寐固若有相之者歟其亦有神爲之邪而可謂之誣哉弘治二年河

決張秋漕道幾壞華容劉公大夏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治之公往來兖豫間相厥源委謂黄陵岡爲張秋上流而滎澤之孫家渡又爲黄陵岡上流迺檄張僉事爵朱參政瑄發卒治之時張秋再決水勢稽天上下皇皇莫知所出公方有事黄陵岡夜夢婦人冠珮默坐跣其一足明日語諸屬群曰水神見像役其成矣公曰果然者當立廟以祀已而上命御馬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來莅事興治張秋銳治黄陵岡大夏治孫家

渡龎與都指揮僉事劉勝治荊隆口俱以八年正月始事上奮下勵浹旬諸口悉合河復故道漕運無虞上下晏然河平之月日有詔建祠于安平鎮祀龍王於黃陵岡而龎等復以水神見像報不可忘迺復以餘財建祠若干楹肖夢中之像以祀以答神休以卒公志而來請記予以諸君朞月之間成此偉功國家大得天人之助有不可誣者故撰次其槩使歸鑱諸石

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國家政務分理之任爲部有六曰吏曰户曰禮曰兵曰刑曰工吏部分理之任爲司有四曰文選曰驗封曰稽勲曰考功驗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其所專理一曰王府將軍郡主駙馬儀賓之誥二曰番僧國師禪師之誥三曰内外文職襃封之等四曰公侯伯贈官之等五曰兩京堂上贈官之等六曰散官給授之等七曰土官承襲之等八曰掾史出身之等國初莅是職者凡若干人永樂後遷都於兹則南北並設居是職者

又若干人姓名雖在日遠日湮於是山東劉君約為郎中始謀刻之石而請予記葢國朝以周六典建官而亦或因秦漢之舊秦有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初入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漢光禄勳有南北廬主事後魏諸曹各量事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史然吏部郎於時選特妙其諸曹郎功高者始遷焉則其重也

久矣夫司之有碑所以載姓名紀事實崇往哲聳後觀
而官之顛末沿革亦所當知也故具列焉若夫賢否勸
懲法戒之意則覽者當自得之

保義堂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置義
田於陽羨之郊以贍徐宗祭有祠學有塾喪葬婚嫁有
仰公喟然言曰於乎遠哉唯予宗日滋勢日以邈未之
克合唯先府君實始有慕於范文正公不肖孫奉以周

旋四十餘年遭際聖明致位臺閣遂濟登茲唯皇恩之隆先志之懿何敢忘焉然吾聞難合而易離者人難成而易敗者事吾創之吾安能保之後之人不有隳吾約者乎於是言於上關約部曹籍數郡邑使鄰無敢侵族無敢訟主者無吝出分者無過取曰庶保吾義於無窮故名其堂曰保義命鍪記之以示後公之慮則周矣遠矣然法者其以治愚乎不肖乎若公之後其必多賢乎而何待於法哉其亦告之以義焉耳夫田以義名豈獨

贍其口體固將教之以義也今夫世之人自一命之爵百金之產則必欲其子孫世守之曰前人之貽也至於義不思所以保之保之何如亦唯心公之心焉耳公之心吾能言之文正之言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無親疎也公之心文正之心乎使傳之一世二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十世百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如是雖傳至無窮其可乎而安有親與疎親疎且無侵與訟安從生是足以保茲義於無窮矣

公曰然遂刻之壁䏶後昆其有勸也

貴州鎮守公署記

弘治戊午冬十月貴州鎮守公署成初署直子城之西南隅負山瀕河河流湍激奔注屢築而圮既費且勞歲丙辰某來鎮茲土始至庭除湫隘垣頹級夷則為嗟曰凡吾之來以安人也身之不容人於何有爰覽境內得隙地曰東園剗阜為夷端景相方或因或創經營未幾顯構巍然前為鎮邊之廳以出令也中為萬年之閣以

祝釐也後爲退食之堂以即安也馮高據顯山川獻妍體勢巖巖頓改舊觀而人莫知費之所出予惟貴州古荒服入國朝置同藩臬壤交夷夏戶錯軍氓莅茲土者率以其民荒遠肆爲誅求莫知紀極名曰鎮之其實擾之名曰撫之其實殘之故每每大亂則豈獨民之罪哉某乃能以家貲佽公役遂去卑即高去圮即安推是志也以從諸政民其有弗靖者乎故砰之以規來者

安隱記

其跡仕也其心仕也安仕者也其跡隱也其心隱也安隱者也一斯專專斯樂樂斯安安斯久久斯不變有人焉居廟堂而有江湖之志棲山林而有魏闕之思是其能安乎能久且不變乎否也伯氏警之抱淳履素不樂進取自稱安隱居士伯氏之言曰古之人胡爲而有隱哉古之人抱負所有不屑自試或欲自試而時不我以或時見用而獨於幾微有不合焉知時之不可爲也而去之其下則飾奇眩俗身退志進是故有所負焉則隱

有所不合焉則隱有所希焉則隱若是者高矣竒矣其亦有不足於心者乎而吾舉無焉太湖之濆洞庭之麓有田數晦吾肆力而耕於是鑿其中以為池䟽其傍以為堤除其高以為園圃吾藝之橘池吾畜之魚堤吾種之梅竹花柳吾誠於是安焉樂焉以終吾身吾於世非有負也非有所希也非有所不合也譬吾之於隱也若魚之在水不知其為水鳥之在山林而忘其為山林也子以為何如鏊曰兄之志高矣美矣弟又安能移之顧

弟涉世久思一息肩焉而未得他日將從兄而隱兄其許之乎

吳縣學射圃記

鄭侯瑨治吳之三年聿新學宫闢隘抗卑直回正衺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偪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侯甚病之一日謁文廟顧睠其東厥有町畽問之曰某氏之棄地也倍直償焉爰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氓某也而有地焉鄰

吳學宮敢因下執事獻諸歸之直不受於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曰觀射賓主有階抗侯設豐洗水篚縣莫不有所於是學諭李仁等來請記其事學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備也葢亦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董學政於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諸生歲時肄之鼇於是實備衆耦之末預觀周旋揖讓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適也似迂也而甚莊

也問學之餘於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即有敎慢怠惰之氣奚自入焉蓋非唯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令陳公去吳久謦亦竊官於朝且三十季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昔乎抑不能無異於昔者耶是亦人材風化之所由升降也故因射圃之成爲記於石而因以諗之

昭恩堂記

監察御史王君鼎莅官之三年有制爻佐如子官母高

贈孺人君乃作堂於閩山之陽曰昭恩請予記其事以示後予唯憲臣朝廷之耳目朝廷之重之也不唯其順唯其咈憲臣之許國也不於其小於其大褒封之典非其受之難也受而無愧是爲難矣若君其可謂無愧也何以知其無愧也往者大臣有以罪罷復媚竈媟進者物議譁然謂邪正之所由進退國家之所由安危而無敢當先論列者獨君奮然草疏數千言率同列上之其命遂寢君子謂是舉也國是搖而復定直道屈而復信

君之功居多然中外猶有為君危者及讀制詞乃知皇上之受盡言君之善進諫何其盛也君臣之難也直如朱雲不能去一張禹得君如陸贄不能沮一裴延齡故鼇有歎於今日之盛夫有施於下當其才之謂恩不然則濫有受於上稱其情之謂榮不然則倖若君之舉其足以昭恩命矣乎是所謂於其大者也是為記

寶坻縣新城記

唯寶坻作固京畿控過要衝縣故有城歲久而圮雉堞

就弛盗賊無禁弘治戊午武進莊侯𥙿以進士來知是邑閲行故壘喟曰殆非所以戒不虞示偉觀也於是始謀重作之詢于邑人邑人僉同上于憲府憲府以俞侯乃相方視阯程材蒇工又勸民納粟冠帶得材若干既而巨室之寓是邑者咸願輸其財僚佐亦各分地受功採石於山陶甓於野法嚴令一衆手競勸經始於弘治庚申之四月迄辛酉夏孟而城立矣城之周若干里池繞之而環貫乎城中城之門四門之上為樓四隅為角

樓作石堰於水以節流作浮梁於河以利涉城高而堅池廣而深闉闍以時宵柝無警居者樂保其家行者樂出其途於是邑之父老欣欣相告曰吾坻無所保障民臥不帖席者凡幾世矣前宰是邑者固亦屢嘗謀爲之而績用弗成今賴我侯一旦睹其成而不預其勞功在吾人其何可忘於是相率來京請予文其事於碑予謂城之設以備患也然患而備不若無患而備之愈也先王之世民相安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識兵戈戰鬬之

事則何患之備乎然無患矣不以無患焉而遂莫之備也故城謝城朔方詠於詩城邢城楚丘書於春秋則城之作其可少乎而莊侯寶坻之役何可以不紀也憲府實唯廵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公鍾巨室則英國公某慶雲侯某

震澤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爾熙

震澤集卷十六

明 王鏊 撰

記

亳州營建記

亳故湯都今城東北一里而近有湯陵三十里而遥爲桑林之野桐宫穀熟往往而在其地春秋時爲譙邑秦漢而降或爲縣爲州爲郡爲軍爲國國初復爲縣隸河南之歸德洪武六年改隸鳳陽之潁州迄今百三十餘

年矣境大貸穰將强卒武非尊官無以鎮之弘治丁巳廵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當塗李公以聞詔陞亳爲州時東魯王侯沂實來知州事始至喟曰茲維殷故都明詔所陞進而規橆庳陋弗飾其何以稱乃鳩工聚材以興壞起廢爲任先事學宫重新大成殿飾孔子及諸賢像建明倫堂闢射圃繕黌舍已乃築郡厲壇于城之北社稷壇于城之西風雲雷雨壇于城之南又作城隍廟東西二十四司又以分司不足以貯使節乃建總司于

分司之東府舘于州治之左又作預備倉若干連官廳公廨各一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改作州治前堂後寢左庫右廳東西吏舍又作二庫樓重門固鐍用戒不虞經始丁巳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斆學有次亨獻有所賓至有歸食有高廩貸有深藏聽斷承委各有寧宇其所建又皆高廣壯麗入其境巍然煥然毫非舊日之亳矣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甓之費至百千萬役亦大矣而治之有法故財雖費莫知所從出行之有漸故力雖

勤莫知其勞也侯於是可謂有功矣昔者孔子善子路治蒲而孟子譏子産不知爲政則邦之改作亦有不得已者乎得已而不已者侈不得已而已者怠怠非也侈非也若侯之作其宜乎可謂知爲政者也於是州之人來求予文刻之石著侯之功使來世尚有考也

吳縣修和豐倉記

近世爲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墮壞將坐視其墜乎有垢弊將坐視其弊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起其

墜理其棼改其舊而新是圖圖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善乎循其跡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今天下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爲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爲石至八萬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兊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税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於和豐焉是儲倉剏於正統巳巳廵撫周文襄公之爲也迄今盖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事

政治敷宣訏究屛息侯憫吳民之憊也顧未嘗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字厫災民未遽怪也三月張字厫又災五月視事之堂又災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知之天其欲吾之重新焉耳乃命撤汚扶傾鳩工庀材二厫重新堂寢具完非侈非陋經始於五月日至十月日僝功焉非所謂因天而循其跡者乎問材焉取不戒是懲問工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因天之跡則民不怨因民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

爲政也於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蓋是堂之作有三民財之斂也於斯其散也於斯其訟之聽也於斯斂之貴平無徒取其贏也散之貴周無徒取其嗇也聽之貴公且明無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也吾故爲記之壁以規于來者

思忍堂記

大凡物衆相聚則心不能皆同不同則不能無私私則戾戾則忿忿則爭爭則渙然而散故前世之累世同居

者亦以爲異若宋江州陳氏近世浦江鄭氏而張公藝氏最著歙方氏遠有承緒有儲仙翁者顯於漢玄英先生以詩鳴唐宋有諱豐者始遷婺源以輔之大父諱功復兄弟四人奉母撫孤一門敦睦至以輔又欲自三世四世傳之百世世而恐子孫之不能同也大書忍字於堂使子孫睹而思之葢取諸公藝之言九人之忿爭起於相責望責望起於是已而非人已果是也人果非也忍之斯已使兄弟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吾先人何則

相與忍之娣姒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乃先人何亦相與忍之推之尊卑長幼皆然則心一一則無怨無怨則爭安從生故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雖然家之有忍以有怨且爭也無怨無爭則何事于忍古之君子化行於家家庭之間雍如也敦睦之效木有連理者矣猶有相乳者矣犬有一牢食者矣况人乎哉如是則亦何事于忍是故心之同而無所事忍上也有所忍而能忍之次也有所忍而不能忍斯下矣方氏子

孫尚以是思之

興福寺山居記

浮圖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何也達摩西來傳佛語心心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清或翳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惟其所之靜亦靜也動亦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偪獨所謂俞塢者窈然而深坦然而夷長松攬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

勤上人又擇其巉絶之處作山居焉旦莫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壯者非有得于静耶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静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顧擾擾焉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静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静也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静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爲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高真堂記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瀬前爲太湖其襟抱巉䟽浪石鬭齧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閭里人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怪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案文耀鉤云北宫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德號顓頊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名

致乎雷雨於是謀夫獻畫丁壯用命改築河流避危趨易又疏諸泉以壯其源增諸堰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私利之葢百三十年于兹然每當春夏旱熯為虐河流如帶漕艘鱗次待濟者千萬又况中外臣工朝正獻新商貨番琛四面駢集爭先覬便欲攘噭嘑欲疾而遲欲通而窒惟分司得人疏濬有法則旱乾為水溢啓閉有程則鬬爭為退讓舳艫千里魚貫而至後不敢先先不敢亂則維仲錫無忝斯任河流湯湯千艘萬檣武夫洸

洸不譁不爭粤惟都水君之令皇都冀翼京庾維億陳

陳其積既安既足是維都水君之績仲錫曰前人之功

其何可泯用鑱諸石以無忘其始

醒酣亭記

横山在西洞庭之西望之甚小而峯巒秀潤亭臺高下

里巷交錯雞犬鳴吠殆物外之奇境也予自内閣乞歸

有山人邀予至其境觴予于湖心亭上是日秋高風静

而濤聲自湧自東望之干山在其南紹山在其北亭山

宛然如盎適當其中餘若陰長葉餘諸山出没晻靄殆
不可狀予素不能飲酒是日飲至十觴亦不醉因扁其
亭曰醒酣是歲正德四年也

吳興閔氏重修先塋記

前人有作慎而承之爲孝玩而墮之爲怠且荒世所知
也況夫生而營焉心力之所萃死而安焉體魄之所藏
乎其尤重也正德丁卯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閔公致仕歸吳興瞻拜先塋喟焉興歎既而來言

于鑒曰惟吾始祖將仕府君自汴扈宋來歸吳興遂于晟溪家焉九十有一世矣元延祐至治間歸安教諭府君實始墳于兹享祀有堂合族有室延賓有舘供祀有田中為神祠外為僧舍下至寢庫庖湢罔不備具所以覆芘我後人者至矣元季兵興塋乃毁焉國朝正統間先中和府君治之始復于舊世遠支分樵牧無禁塋又毁焉不肖孫蒙先人之休克有禄位歴事四朝封及三世階一品位八座恩光下賁侈矣而丘隴不治予用是

懼早夜孜孜乃鳩工庀財完舊益新越二年始克有成緒祀先合族旣復其初繚以周垣嚴以重門華表碑碣石獸翁仲咸如令式雖然前人之作不能不廢于今今之作又安知不廢于後乎惟執事爲記于碑詒我後人俾勿壞予乃復于公曰凡物無常惟德無毁故爲久遠慮者莫若培之以德惟閔之先世有令德遂濟登茲前人之所貽遠矣惟公厚德高標蔚爲名臣作鎭南荒洞獠率服持法西臺庶獄克愼蘇公之長王國公殆有焉

公之所以培于後者深矣遠矣先墓所在過者必式況公後人其獨忘諸乎公又何慮焉其必能繼繼承承嗣公之志而無怠也用是碑諸隧以告墓在吳興城東址之勅字圍

東丘會老記

凡歸于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湮鬱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敬讓而遠于鬬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自鄉飲酒之禮廢

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為希闊之舉而侈談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正德己巳宜興之仕而歸者十一人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丘茂林深池廣陂可以遊而樂也前山東副使邵君用之始經營之面丘作堂堂之後有閣閣之西有樓以為燕饗之所良辰美景諸老咸萃坐不叙爵尚年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尚儉也爵行無算而不過醉尚敬也主不勸賓不辭尚真率也獻酬既備奕者釣者吟者登高者各適其適而

無禁焉予過宜興覽而歎曰鄉飲之禮古也香山諸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非難哉今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幾人仕而保終吉以歸者幾人歸而康且同志合義者又幾人故曰難諸老生同鄉仕同朝歸同縈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難得者其咸得之矣況夫尊讓潔敬而接鄉人于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樂而已予故為記之十一人者為某某咸繪像于壁使後之人得企而瞻焉

東望樓記

人情隨所處而異處其曠則坦然以夷處其高則逌然以爽處其深則闃然以幽弘治壬戌吾弟秉之始去洞庭築室乎太湖之墺其西南湖波渺瀰雲帆掩映其東北平田際天禾黍被埜望之不見其端可謂曠矣靜矣乃獨闕其高予曰是宜爲樓焉以瞰乎遠據乎勝弟曰諾召工相方不浹旬而樓成他日謁予登之忽焉若飄騰以超乎埃壒遠山偕來顯設天際北望則横山靈巖

若冉雲停霧西望則穹窿長沙隱現出没若與波升降東望則洞庭一峰秀整娟静松楸欝欝若可掇而有也或郊原霽雨草樹有暉或墟落斜陽烟雲變態於是弟勸兄酬舉酒相屬曰樂哉游乎是樓於勝無所不領於望無所不宜而獨曰東望者惓惓故土水木本源之義也其詩曰朝望兮東山夕望兮東山東山宛其在目兮欲濟而艱莫躋崔嵬兮西金晻靄我家何在兮限湖波之如帶欝欝松楸膽企斯勤朝往莫來曾不如彼白雲

雲升于天水返于壑我行四方不日其復

慈湖書屋記

有自浙東來者曰趙也作室於慈溪之慈湖湖先正楊文元公之遺也吾居濵焉吸清漱芳挹其高風餘韻於斯道庶有聞乎唯執事記之以勗其成吾聞之也慈湖之學葢出陸子静氏子静之學與朱子異而當時號稱簡要越人為其學者尤衆至列屋澄坐内觀吾不知其所觀者果何事哉子静之言曰心之神明是謂聖故其

敎人必求諸心抑子靜之所謂内觀與朱子之所謂涵養異乎不異乎今朱子之學海内宗之子靜之學殆絶矣世無復知者顧其頴脫超詣有非言之可傳而遂泯然無傳焉可不惜乎慈湖初見子靜謂於言下有悟澂然清明應用無方其感動悟入如此今越中豈無傳其學者乎予歸而求之予也願預聞焉

且適園記

太湖之東有閒田焉南望包山數里而近北望吳城百

里而遥吾弟秉之行得之喜曰吾其憩於是乎包山信美矣有風濤之恐吳城信美矣有市廛之喧兹土也得道里之中適喧静之宜其田美而羨其俗淳而和吾其憩於是乎廼構屋買田且畊且讀既又闢其後為園雜蒔花木以為觀游之所橘洞庭所宜也作亭曰楚頌作軒臨田曰觀稼作亭瞰池曰觀魚餘若格筆峰浣花泉理絲臺歸帆涇茭港蔬畦柏亭桂屏蓮池竹徑叅峙彙列又作樓曰東望示不忘本源也予往來必憩焉與吾

弟觀游而樂之因名其園曰且適予於世無所好獨觀山水園林花竹魚鳥予樂也昔官京師作園焉曰小適今自内閣告歸又作園焉曰真適葢至是始足吾好焉耳若吾弟則豈真適乎是哉其亦暫寓乎此者也吾弟少與予相從學相若也行相若也所負所養相若也而顯晦不同然予弟不懟不變不沮曰天其果遂窮予乎予且適于斯以竢之無戚戚者天其或有時而達予乎予且適于斯以竢之無汲汲者窮達進退遲速一委諸天

而不以概于中是其所以爲適者也雖然有一焉吾聞古之人重去其鄉包山故土也弟其能遽忘諸乎弟曰諾吾將歸矣

震澤集卷十六

震澤集卷十七

明　王鏊　撰

記

天趣園記

延平多佳山水而蕭君九成之園特占其勝九成之言曰凡觀游勝槩以人力為之則費且勞因其故焉則省且佚吾之有是園也吾無作焉其景有十皆因其故為之園東抵高山山之麓青壁數仞蒼翠巉絶有巖巖之

氣象是爲石壁石壁之下巨石坡陀平衍可坐數人曰盤石泉出山下自南流入旱滂不見盈涸曰源泉源泉虢虢西北詰屈流導爲流觴曰曲水曲水流數十步豬以大池廣可數畝曰方池池水自池下流日夜不息作碓其傍其機自動不煩人力曰水碓水抵北復南折爲大溪有石臨之曰釣磯石壁之左有窟如屋相傳昔人煉丹於此曰丹穴曲水分支西流有軒瞰其上曰漱清緣溪作亭溪外諸山隱隱可見曰仰高山之松竹杉桂四